

1924年4月下旬的一天,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徐志摩、林徽音的陪同下赏丁香。泰戈尔开心极了,吟唱出动人的诗歌:“那么多的花朵/那样的光芒、芳香和歌曲/可是爱又在哪里/你躲在你那美的富裕里纵声大笑/而我则独自哀哀哭泣。”如今,每年的丁香诗会依旧延续,一班诗人集聚在花海中诵诗,以丁香的盛放为背景,进行诗歌的狂欢。

吉光片羽,这只是个小插曲。法源寺历史上有很大事件,王孙贵族、社会名贤常来此游览,并留下墨迹和逸事。然而,任谁也不会留意到己未年六月十八这一天。这一天,大画家齐白石在法源寺的地砖上,捕捉到一只鸟的踪迹。

苏东坡诗曰:“人生到处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《菜根谭》中写:“风来疏竹,风过而竹不留声;雁渡寒潭,雁去而潭不留影。”泰戈尔也说: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但我已飞过。”

鸟的影子啊,倏忽间便消逝了,如何得以捉摸呢?

而齐白石确实捕捉到了。这是神秘一般的犒赏。

齐白石曾两次居住于北京法源寺,分别是1917年和1919年。齐白石从老家湘潭到北京,一是为了逃避家乡战乱,二是为自己的绘画寻找机遇。

1919年6月18日,齐白石与朋友张伯任在北京法源寺的羯磨寮闲谈,话语间,忽然发现地上的砖纹有磨痕,颜色发白,似一只鸟的形状。齐白石被这只鸟吸引,盯着看了好长时间。之后,他把纸铺在地上,照着画了一张草图。这张草图,伴随了齐白石的后半生。以上细节,是齐白石在草图的题跋中记录的,可见这一时刻的真实和重要。

这只鸟,是专为了齐白石而来。

彼时,齐白石已经在画坛苦苦求索几十年。白石擅画,不到二十岁,他便将宋画中的鸟兽临摹得毫发毕现。三十九岁,可以绘制人物着轻纱的画像,轻纱下

我给自己泡上一壶茶,孩子们都去上课了,一下午的光阴完完全全属于我,这种闲暇简直可称是命运的馈赠,我心里再无任何负担和牵挂。

松果风铃应着秋风叮叮当当吟唱着,它跟我一样欢喜,院子一早已经打扫过,被秋风撼落的叶子、散落在地的桂花和月季花瓣,无一遗漏被清茶冲进垃圾桶。洗净的衣服晾挂在玻璃天棚下,在风里摇摇晃晃,空气中散发出一种清香,叙说着平常的家居生活。

三角梅绽放出新蕾,这个品种名叫绿缙,团团簇簇的白色花球带着浅粉,映在青砖墙上显得分外素雅,微风掠过时,还有几分起舞弄倩影的曼妙。一周前我为它施了肥,三天前给它浇了水,此刻它没什么不满意的。墙上的爬山虎,在深秋的调色板下,叶子呈现出一种近乎赭红的颜色,正是女儿国画颜料里的色彩,温度再降下去,叶片将越发灼灼热烈,为这深秋的辉煌,爬山虎们采集了一整个夏日的阳光。

这是个阴天,深灰和浅灰的云团在天空形成一幅流动的水墨画,啊,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齐白石观鸟记

胡烟

复杂的纹饰清晰可见。然而,沿着工笔写实一路走,纵然技法再高超,也摆脱不了“画匠”的身份。为了洗尽画中俗气,他反其道而行之,临摹八大山人冷逸一派,却仍旧迷茫,脱落不出自家面貌。

1919年,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已经56岁,只身闯荡北京画坛,受尽冷落,由于缺乏学术背景被称为“乡巴佬画家”。一面是家乡战乱,担心亲人被战火灼伤,一面是画不出名堂,苦闷孤独。居住在寺院,虽然清静,却也有些落魄的意味。

然而就是在这素朴清寂的法源寺的羯磨寮,齐白石在黑暗中走着夜路,走着走着,天亮了。

受了这只鸟的启发,齐白石转而追求“天然之趣”,其后又在友人陈师曾的鼓励下,大胆开创红花墨叶派,在“天趣”的路上深掘,终于别开生面,一举成功,跃上了艺术新境界。

这张珍贵的鸟画草稿,被称作《砖纹若鸟图》。我任性地将它称为《鸟迹》,一只站立的鸟,稚拙、空灵,只有轮廓,不见纹理,像是儿童的简笔画。齐白石晚年笔下的和平鸽形象,安宁恬淡,显然是由此形象衍生而来的。没有它,便没有后来的齐白石。

这不啻是一次与上苍的握手。在时空的幽深处,最神秘的瞬间,幸运地被齐白石捕捉到了。无数的鸟,曾掠过我们的上空,我们熟视无睹,或是看着它们悄然消逝而来不及伸手,空留一声慨叹。而在法源寺的羯磨寮,那一刻,万物收敛了锋芒,所有思绪如尘埃般静止。世界黑暗,只有这只鸟,在地砖上发出灵异的光亮,映照在齐白石恰好空荡荡的心里。光阴无痕,只怕有心。



下午的光阴

陈志艳

我拥有一整个下午的空闲时光,这笔突如其来的财富让我心生欢喜。水壶在灶上发出扑扑扑的声响,茶叶的清香弥散了整个屋子,喝完最后一罐绿茶,就该换上红茶了。未拆封的新书,在桌上等着我启封,翻开就是一段全新的心灵旅程。打开电脑,等待一句重要的话,从我心里破土而出。此刻,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恩,就像农夫扶着锄头审视金灿灿的田野,这些历经风霜,阳光暴晒的作物,在秋日呈现出一种成熟之美。

一年一度的体检。这天一早,坐在单位派来接我们去医院的大客车上,我不禁倏然一惊:怎么才一年,熟悉的老同志又少了些?大家也都苍老了不少,也就才一年啊!我发现,随着岁月的加深,大家开始对自己健康、体检越来越重视了。就说要去体检的医院吧,去年是省医院,今年,应大家要求,单位将体检改在了在全国众多大医院中排名第二的川医。

第一检,是例行的身高体重腰围等常规检查。早些年大家草草而过,现在不同了,可谓斤斤计较。比如,量身高时,我们报社一个美女,惊叫一声:“哎呀,我今年又减少一厘米,过去是1.68米,现在只有1.62米了,如此下去,怎么得了!”

去川医体检的单位多,人也多,大都得排队。我看到一个戴眼镜说重庆话的中年男人,烦躁地抱怨:“这么多人,要等到猴年马月去?我身体好,检

不检查有啥关系,算了,不检查了。”这就扬长而去。这人与白君何其相像!然而,好几年前,白君刚60岁退休,壮志未酬就溘然而去,让人惋惜。

白君重庆人,与我同岁,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我同时到报社工作,同年退休。他戴眼镜,中等个,偏瘦,有才华,眼中容不下沙子;性子有点急躁,好些人同他处不来,而我们俩还好。我喜欢他,除了以上优点,就是直来直去,是非分明——这在文人圈中是难能可贵的。但他仗恃身体好,不重视体检或者体检干脆就不去,害了自己。

就在他退休之时,身体突然断崖似的垮了下去,去医院检查,查出他患有家族遗传的白血病。医生说,如果他早点去检查,是查得出来的,早查早防,原是很有希望的;是他自以为,害了自

己。在他生命垂危时,我再去医院去看他。躺在病床上的他,手上插着管子,瘦得没有了人形。谈到这一点,那么坚强豁达的他,在表现出后悔的同时,嘱咐我,一定要完成他的遗愿。我和他都爱好旅游,上班之余,我俩常结伴骑摩托车,拜水都江堰,问道青城山……走遍了成都附近的山山水水。说好退休后,我们要去一些地方采风;骑摩托车,沿着从上海到拉萨的那条最美的318国道线去西藏……

现在是一个高龄的社会,60岁退休,退休以后的美好岁月最少有10年。这10年,完全可以供自己尽情享受。可惜,平时看来就像个小伙子的白君没有享受到自己的好日子,英年早逝。临别,他郑重嘱咐我:“你比我有才华,我去后,你要代替我去拉萨,完成我

们拟定的写作计划……实现我们共同的心愿。”我一答应下来,但是,最终他的遗愿我没有替他实现,很是遗憾。主要是退休后,我劳逸结合没有注意好,一心写作,以致患了比较重的颈椎病,同时肺功能也不好,哪去得了高海拔的西藏?悔之晚矣。

最近,我写了一组文章《繁星的升起和陨落》,说的是四川近年去世的好些名作家、名编辑,他们大都是我的前辈、恩师,去世时大都80多岁;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克芹去世时才54岁。他们都太拼,真可谓“为伊消得人憔悴,衣带渐宽终不悔”。我写这个系列,就是希望人们以此为戒;重视体检,注意劳逸结合,注重身体健康。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

关于体检的思索与叹息

田闻一

好退休后,我们要去一些地方采风;骑摩托车,沿着从上海到拉萨的那条最美的318国道线去西藏……

越剧可谓江南一带的文艺乡音。从前,母亲及祖母辈们常在织毛线或缝衣服时,边哼唱某一段,边和隔壁邻舍聊各自喜欢的名角和唱腔。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耳熟这柔美的调调,但真正被这戏曲刷新的是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。那天浏览越剧博物馆,得知当时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超12亿人次。

时过境迁,然而越剧的根基犹存。走过路过镇镇村村,仍见有舞台上演着越剧,那婉转的韵味让人回想起昔日光影。

今年中秋佳节,有缘在越剧起源地嵊州看戏,别有一番地气感。谁也没想到,剡溪两岸农民在田头劳作间那种自娱自乐的歌唱方式,后来会成为走向世界的剧种。有道是:人挪活,戏也如此。从田头歌唱到沿门唱书,最后越剧风靡上海滩。电影《红楼梦》中饰演林妹妹的王文娟也是嵊州人,当时女子越剧的有名艺人都荟萃沪上了。越剧,这个最能反映其地域特色的称呼,首次出现在1925年9月17日《申报》的广告中,从此,一种戏曲就这样被命名了。

越剧再度辉煌是在改

两天前的下午,我看到我家单元门上贴的通知,说后天早上6点至中午12点停电。从那一刻起,我的脑海里就随时随

动。这时,才想起来停电了。万幸有煤气,我烧一小锅水(没有壶),准备手冲一杯咖啡。我注入开水时,因多年使用全自动咖啡机的缘故,早就忘了手冲需要慢慢注水,开水倒入瞬间,咖啡粉溢出来了。于是,赶紧掀开自动猫粮桶的盖,用手抓出猫粮。

幸亏暂停全自动猫厕所了,不然,现在应该是满屋的猫屎味了,那可真是喝“猫屎”咖啡了,想到这心里暗自庆幸啊!

当我坐下来吃了顿抛开全自动设备弄的早饭,我发现,自己这两天准备都停留在储备电这一方面了,由电延伸到我生活方方面面的,一点都没想到——只是觉得不能开

电冰箱的门,否则里面东西容易升温坏了,而没有把各种生活电器不能工作这件事想明白,做好准备。我突然想起四川汶川有一所学校,校长坚持让全体师生

生长年定期做地震演练。那年汶川大地震,这所学校的师生迅速从容转移到安全地方。

随着科技不断发展,琳琅满目的全自动电器充斥我们的生活,我们对它们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。同时,我们对赖以生存、习以为常的水、电、煤气、网络有种错觉,以为它们会像太阳照耀我们一样,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故而,一旦暂时失去它们的服务,就会不知所措。

我们能不能向汶川那位校长学习,定期自我演练一番呢?假想停电、停电、停电、停电几个小时,做一顿没有厨房电器的饭,洗一次没有洗衣机的衣服,来一次没有扫地机器人、没有吸尘器的房间清洁,以此来检验一下我们离开生活电器服务的“原始”能力。

电冰箱的门,否则里面东西容易升温坏了,而没有把各种生活电器不能工作这件事想明白,做好准备。我突然想起四川汶川有一所学校,校长坚持让全体师生

革开放后。那次去上海静安区毕春芳家采访,她回忆说:1980年到宁波故乡演出,剧场门口人山人海。观众为了买到戏票,带着铺盖行李通宵排队,有关方面甚至不得不规定凭户口簿每人限购3张。

如今,看越剧鲜见此盛况了,但舞榭歌台,袅袅越音依然回响绵长。那晚,嵊州越剧小镇的古戏楼,座无虚席。雕梁画栋间,两侧黑底金字楹联分外耐人寻味:戏情即世情欲晓世情看戏情,古事比今事要知今事通古事。帷幕拉开,上演的是传统剧目《五女拜寿》。原以为这戏很俗套,不料情节跌宕起伏也抓人心。

世态炎凉古今同理。户部侍郎杨继康做寿,五个女儿和女婿双双前来祝福。养女三春及女婿应龙因贫穷遭冷遇,后在二姐欺凌与杨夫人的白眼下离开。旦夕祸福,对严嵩专权不满的杨继康因其族弟诛奸不成遭陷害,他受株连被削职抄家逐出京都。两老在丫鬟翠云的照料下去投亲。哪知二女儿拒奉养,昔日好友兼亲家为避凶也不敢接纳……正当饥寒交迫时,翠云上街乞讨遇上三春小叔子,于是两

老被接回家中得善待。戏文看到此,知道下一幕肯定是落难公子中状元了。人生“四喜”谁不想啊!如果不是久旱逢甘露,他乡遇故知,如果没有金榜题名时,洞房花烛夜,这戏还有什么盼头呢?老百姓乐意把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美好寄寓在戏中。何况人生如戏,绝处逢生也是一种命理。

最后,出仕朝堂的三女婿应龙斗倒严嵩,杨

当全自动都不动了

李美丽

动。这时,才想起来停电了。万幸有煤气,我烧一小锅水(没有壶),准备手冲一杯咖啡。我注入开水时,因多年使用全自动咖啡机的缘故,早就忘了手冲需要慢慢注水,开水倒入瞬间,咖啡粉溢出来了。于是,赶紧掀开自动猫粮桶的盖,用手抓出猫粮。

幸亏暂停全自动猫厕所了,不然,现在应该是满屋的猫屎味了,那可真是喝“猫屎”咖啡了,想到这心里暗自庆幸啊!

当我坐下来吃了顿抛开全自动设备弄的早饭,我发现,自己这两天准备都停留在储备电这一方面了,由电延伸到我生活方方面面的,一点都没想到——只是觉得不能开

电冰箱的门,否则里面东西容易升温坏了,而没有把各种生活电器不能工作这件事想明白,做好准备。我突然想起四川汶川有一所学校,校长坚持让全体师生

生长年定期做地震演练。那年汶川大地震,这所学校的师生迅速从容转移到安全地方。

随着科技不断发展,琳琅满目的全自动电器充斥我们的生活,我们对它们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。同时,我们对赖以生存、习以为常的水、电、煤气、网络有种错觉,以为它们会像太阳照耀我们一样,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故而,一旦暂时失去它们的服务,就会不知所措。

我们能不能向汶川那位校长学习,定期自我演练一番呢?假想停电、停电、停电、停电几个小时,做一顿没有厨房电器的饭,洗一次没有洗衣机的衣服,来一次没有扫地机器人、没有吸尘器的房间清洁,以此来检验一下我们离开生活电器服务的“原始”能力。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



朱刚画 赵汝舟月下散步 谢素秋冒名相会 亭会 (中国画) 朱刚

老被接回家中得善待。戏文看到此,知道下一幕肯定是落难公子中状元了。人生“四喜”谁不想啊!如果不是久旱逢甘露,他乡遇故知,如果没有金榜题名时,洞房花烛夜,这戏还有什么盼头呢?老百姓乐意把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美好寄寓在戏中。何况人生如戏,绝处逢生也是一种命理。

最后,出仕朝堂的三女婿应龙斗倒严嵩,杨

十日谈

体检故事

体检故事 责编:殷健灵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

疾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,虽然我们不喜欢,但照样得与它们和平相处。明请看本栏。